

她在哪裡呢？

貝雷絲考慮了一會，朝著皇城最高處的觀星台走去。

阿德刺斯忒亞皇帝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果然在觀星台上，眺望夜色深思。作為前傭兵，貝雷絲走路一向無聲無息，為免嚇到她，便稍稍加重了腳步。

「啊，老師？」

艾黛爾賈特回過頭，有些驚訝地看著她。

「妳怎麼起來了……是我剛才吵醒了妳嗎？」

貝雷絲搖搖頭。

跟艾黛爾賈特成婚後，貝雷絲養成了確認她熟睡後才會入睡的習慣。

因此，艾黛爾賈特悄悄從床上爬起來、湊過來親她的時候，貝雷絲仍然是清醒的。

她閉眼傾聽艾黛爾賈特穿上常服和斗篷的窸窣聲，知道她是睡不著想出去吹吹風。

待艾黛爾賈特走出寢室，貝雷絲馬上睜開眼睛。

原想等她散步回來，等著等著，貝雷絲回想起昨晚她做惡夢時的無助，便起身尋了過去。

觀星台地勢偏高，視野寬廣，仰頭是遼闊天景，低頭是皇城風光。

艾黛爾賈特失眠後，立刻決定來這裡散步。

可惜運氣不好，今晚天氣陰鬱，別說星星，連月亮都看不到。

沉在墨水般濃厚的夜色中，艾黛爾賈特獨自吹了一會風，正打算回去，貝雷絲就出現了。

「艾爾，妳在想未來的事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脫下深紅斗篷，走到衣著單薄的貝雷絲身前為她披上。

「我們一路奮戰至今，終於能驅逐長久籠罩帝國的黑暗，包括所有躲藏在深處、貪婪吸取著芙朵拉大地生命的蠢動者，只要將他們斬根除根，再完成改革……我的使命就結束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總算可以去度蜜月了？」

聽貝雷絲這麼說，艾黛爾賈特忍不住彎起唇角。

「是啊，期待好久了。我已經找到適合的繼位人選，等我傳位完成，我們就去度蜜月。」  
貝雷絲微笑點頭，僅僅是這樣的一個小動作，便讓艾黛爾賈特看得出神。

在艾黛爾賈特眼中，她的舉手投足都散發著光輝。

當然，身為凡人的貝雷絲，本身並不會發光。

這一認知，並不妨礙艾黛爾賈特以熾熱視線描繪貝雷絲的輪廓，替她全身綴上溫潤光芒。作為阿德刺斯忒亞帝國皇帝，艾黛爾賈特統一芙朵拉後，成了全大陸最有權力的執政者。但她仍如當年的黑鷲級長，對貝雷絲滿懷敬仰及孺慕之情。

不單佩服貝雷絲無人能敵的劍術、智慧和遠見，她尊貴高潔的人格品性，更是深深吸引著艾黛爾賈特。

艾黛爾賈特注視著眼前連呼吸都令人迷戀的貝雷絲，無比慶幸自己能與她相遇。

「老師，我想再次謝謝妳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沒有妳的陪伴，我一個人走不到這一步。就算能走，我恐怕也會成為一個……連我自己都厭棄的惡人。」

艾黛爾賈特臉頰微紅，神情羞赧地吐露心聲。

「謝謝妳一路看顧著我，保護『艾爾』不被『炎帝』的仇恨之火燃盡。」

貝雷絲輕笑一聲，摸了摸她的頭，而後牽起她的手，緩緩與她十指交扣。

「那麼，作為回報，能告訴我妳最近心神不寧的原因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愣了一下。

「心神不寧？我嗎？」

「修伯特跟我說了，妳這三天都沒有好好睡覺。」

貝雷絲出了趟公差，昨天早上剛回到皇城。

第一個來迎接她的是修伯特，這讓貝雷絲大感意外。

「貝雷絲大人。」修伯特向她鞠躬，恭敬地報告了皇帝持續三天的異狀。

從貝雷絲離開皇城那天開始，艾黛爾賈特突然化身為工作狂魔，每天拚命處理公務到深夜，只花兩天就將奏摺全數批閱完畢了。

帝王勤政自然是美事一樁，然而到了就寢時間，皇帝仍然坐著讀書，毫無反應。

「陛下，熬夜有傷貴體，請移駕寢宮吧。」

修伯特再三規勸，艾黛爾賈特卻頭也不抬地回道：「我還在工作。」

她說，皇帝有義務瞭解所有附庸國的風土民情，既然待在皇宮中不能親行百里路，至少也要讀遍萬卷書，這才算是有盡到職責。

「何況，跟『黑暗』的戰爭隨時會開打，說不定明天就沒機會看書了。」  
修伯特難得被堵得說不出話。

——陛下有時相當固執，只聽得進閣下的建言。

貝雷絲白天聽完修伯特的報告，什麼都還沒做，晚上艾黛爾賈特便若無其事地恢復正常作息，主動邀她回房就寢。

「老師，這次妳辛苦了，詳細的偵查報告晚點再寫，先好好休息吧。」

「已經寫好了。」貝雷絲從行李中取出報告。

「回程路上寫好的？不愧是老師，我看看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坐在床邊迫不及待地看完偵查報告，抬頭一笑。

「妳草擬的攻城兵力部署，我認為大致上可行，明天馬上開會討論細節吧。」

說完，艾黛爾賈特拉著貝雷絲一起躺到床上，很快就入睡了。

一切看起來都沒有異常。

直到入夜，貝雷絲突然醒了過來，聽見艾黛爾賈特在說夢話。

似乎做了可怕的夢，她帶著哭腔，嚙語支離破碎，間或夾帶痛苦的呻吟。

貝雷絲連忙叫醒了她。

艾黛爾賈特眼中含淚，迷濛地看著貝雷絲。

意識到這裡才是現實後，她一瞬間露出得救的表情，緊緊抱住貝雷絲。

在貝雷絲耐心安撫下，艾黛爾賈特心情漸漸平緩，片刻後在貝雷絲懷裡再度入睡。

隔天早上，貝雷絲問起昨晚，艾黛爾賈特卻輕描淡寫地回答：「昨晚的惡夢？不記得了。」

不斷主張自己沒事，「只是久違地做了惡夢」的人，當天晚上直接失眠了。

「我不在的這三天，妳沒有好好睡覺，是因為一睡著就會做惡夢吧？」

貝雷絲伸手輕撫她的臉頰。

「告訴我，妳不安的原因是什麼？」

「……果然，我什麼都瞞不過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唇邊浮現苦笑。

「我也沒有打算一直瞞妳就是了，只是我……我覺得很丟臉，堂堂一國之君，居然又像個小女孩一樣，被無聊的惡夢嚇得六神無主。」

「是什麼樣的惡夢？」

「只是一些零碎散亂、沒有邏輯的無聊惡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蹙起眉頭，緩緩敘述。

「其中一個討厭的夢是我帶帝國軍攻打敵國，妳站在敵軍領袖身邊，看也不看我一眼。」  
在貝雷絲陪伴下，艾黛爾賈特已然克服對老鼠和地牢等，令她想起幼年經歷的恐懼象徵。  
如今唯一能讓她害怕的，只有「失去貝雷絲」這件事。

夢裡的她，究竟失去了老師多少次？

艾黛爾賈特根本不願計算，即使確信不會成為現實，那些虛像仍能讓她痛徹心扉。

「還有一個夢，我與妳正面對敵，手裡握著艾姆魯，身上沾滿了血和灰。」

「我舉起艾姆魯攻擊妳，妳也揮劍反擊我，我們不斷廝殺，然後……然後我就醒來了。」  
艾黛爾賈特壓抑著落淚衝動，將額頭抵在貝雷絲肩上，不讓她看見自己的表情。

「我知道只是夢，可是那些畫面、觸感和氣味……實在太真實了。」

「艾爾。」

貝雷絲傾身擁抱她，貼身傳來的體溫和氣味，令艾黛爾賈特漸漸冷靜了下來。

「妳還記得，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嗎？」

「……是在露迷爾村，跟盜賊的戰鬥。」

艾黛爾賈特在她懷中點頭。

「那時候，明明和我素不相識，妳卻不顧自身安危、挺身保護了我。」

「以此為契機，我進入大修道院，成為妳的老師。」

「我很慶幸老師選了我的學級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閉上眼睛。

「在大修道院生活的那段時光，妳不斷刷新我對妳的認知，無論是指揮手段或單兵作戰能力，妳都是萬中選一的天才，我還忍不住問了修伯特，傑拉爾特傭兵團的人是不是都跟老師一樣全能？如果是，我要不擇手段招攬他們加入帝國。」

說到這裡，艾黛爾賈特聽見貝雷絲發出輕笑，立刻張眼看向貝雷絲。

貝雷絲順勢望入她眼裡，加深唇邊笑意，循循善誘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……老師在聖墓的選擇，更是讓我永生難忘。我以為老師不會原諒我這個背叛者，妳卻二話不說站到我身邊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面露遲疑。

「老師，妳到底……為什麼選擇我呢？」

「原因？」

貝雷絲想了想，回答：「想天天夜襲妳。」

「！」

艾黛爾賈特雙頰浮起紅暈。

她跟貝雷絲成婚已久，仍然不清楚貝雷絲這種時候是不是認真的。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嚐試使出帝王視線，藉以威嚇貝雷絲吐露真言！

「……」貝雷絲完全不為所動，笑容毫無破綻！

艾黛爾賈特敗退下來，只好說：「不要再用這個玩笑捉弄我了。」

「沒有捉弄，我是認真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無聲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妳不正經的程度，有時候也能刷新我對妳的認知呢……」

不過，經過貝雷絲這番捉弄，艾黛爾賈特心情輕鬆許多，悲傷的眼淚也消失無蹤了。達成目標的貝雷絲見好就收，拉起她的手，輕輕摩挲她無名指上的戒指。

「過去回顧得足夠了，現在考慮一下我們的未來——艾爾，妳想先去哪裡度蜜月？」

「先去哪裡？妳的意思是，我們不止去一個地方嗎？」

「嗯，因為……」

貝雷絲低頭吻了一下她的臉頰。

「我打算與妳一起，看遍這世界的風景。」